



53

# 新 年 特 大 號

## 目 要

民族復興之心理基礎.....	黃文山
蔣委員長回京後新年快談.....	樓桐孫
西安之變與公民教育.....	汪懋祖
國民對西安事變的幾個好表現.....	湯吉禾
今後國人應有之認識與努力.....	劉振東
獻給新時代的新人物.....	徐慶譽
中日邦交又一年.....	楊玉清
綏遠戰事的透視.....	吳學義
從唯心論唯物論到唯生論的發展.....	趙紀彬
湘政見聞記(四).....	德



政 問 週 刊 社 出 版

日 一 月 一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605290



恭賀

新禧

朱 傑 湯吉禾

阮毅成 崔書琴

汪懋祖 黃文山

俞 銓 趙蘭坪

胡善恆 壽勉成

馬博厂 劉振東

陳劍脩 劉百閑

陳禮江 薩孟武

---

同  
鞠  
躬

# 民族復興之心理基礎

黃文山

民國二十六年元旦獻辭

日月不居，歲事云暮，時間的過去，正如金剛經所謂「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日之處境，內憂外患，相逼相煎，生死存亡，千鈞一髮，我們對於國家之獨立與生存，民族之自力更生與復興，應從什麼地方着手，這是今日急待解決的問題，在我則堅決地相信：民族復興，應該先把民族復興的心理基礎，在最短期間建築起來，才是上策，謹寫此篇，以爲民國二十六年元旦的獻辭。



我國民族與西洋民族比較，在在落後，大家早已經知

過這樣的批評：

道了。自東北四省淪於夷狄以後，我們尤其覺悟到我國政治與經濟的不健全，幸而經過領袖最近五年的努力，整個民族已呈現一種更生的氣象，加以過去一年間兩廣問題解決，統一經已完成，百靈廟攻克，民族抗敵陣線，日見鞏固，張學良犯上作亂，敗不旋踵，領袖無恙歸來，使全國民族精神，團結一致，這種良好的表現，實爲最近數十年所未見。然而默察國內一部份智識份子，在思想上，還是飄搖不定，這種錯誤心理，影響到民族開展的前途者甚鉅甚鉅。此其主因，實由民族中心的觀念，仍然沒有確立，而國民的民族性，亦未養成所致。

兩年以來，國內一部分學者，曾致力於「民族自信心」的討論。當時胡適之先生很反對民族誇大的心理，曾有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

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民族自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礎之上。」（獨立評論一〇三期）

所謂「反省」，據胡先生說：就是知恥。本來「知恥不辱」，這話沒有人否認，然而單是「知恥」，我們以爲還不足以建立民族復興的心理的基礎。

最近看見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張純明先生一篇民族自信心的復興，他承認民族自信心是可寶貴的，願民族自信心怎樣才能培養起來，換句話說，民族復興的心理基礎，應從什麼地方建築起？我們有什麼方法去喚起民族意

識，確定民族本位或民族中心的文化？據周君的設想，則謂：

「培養民族自信心的方法不外對內修明政治，精誠團結，對外有一貫的政策，有保守國土之決心。然後國民在政府之領導下，可以不自餒的不灰心的向前走。」

這話當然包含大部份的真理，然而民族自信心的培養還不是這樣子簡單。我們要培養民族的自信心，先要把民族性培養起來才行。所謂民族性就是一國國民知道他自己是那國人，中國人應該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這道理本來極淺極淺，但漢奸國賊就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如果鄭孝胥張學良輩都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甯肯幹出亂臣賊子的勾當，如果他們有一毫民族的意識，甯肯破壞自己的民族陣線？是知民族自信心的建立，須從民族性培養起，非驟然可致，期月可成的。

民族主義從十九世紀末年才傳到中國，其時歐洲民族主義建國的工作，已將完成，而我則還留戀在中古式的世界觀念當中，大倡四海皆兄弟的天下主義，直到總理標示三民主義為救國的大途徑以後，國人方才覺悟到民族主義建國之重要。但是據我所見，國內許多智識份子，到了

今日國家危亡的時候，似還不知道怎樣喚起民族的意識，怎樣培養民族的自信心，怎樣使民族主義見之實際。

「不知來者視諸往」，試看民族主義在歐美發展的過程，及歐美智識份子如何把他們的民族精神發揚起來，我們就應該知道怎樣仿效了。「民族性」只是近代的「文化叢結」(Cultural Complex)，決不是西方民族所固有的。

民族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大約經過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作為民族情感的民族性之培養。

這個階段大約由法國革命起，直到十九世紀二十五年止。在這時期內，民族主義並不會包涵什麼特殊的政治意義，牠本身只是一種富於傳染性的民族情感而已。

第二階段——民族性，作為政治自決的觀念之確定。

這個階段發端於一八一五年，約略經過五十年的時間，但在中歐和東西歐各國中，其延續的時間，則比較長些。在這時期中，歐洲人已進而把民族性當作國家的正當基礎。舉凡一切被壓迫與被滅亡了的民族，實行解放，他們也有要求民族自由與平等的權利，故對於民族的界綫，往往視作與政治集團的界綫，若合符節。

第三階段——「完整的民族主義」時代。

這個階段，大約佔着「世界大戰」以前的一個「世代」。此時歐人視盡忠於「族國」(Nation-State)爲人類最高的義務。舉凡一切宗教、教育、文化的設施與建立，必要以民族爲本位，關於政策之形成，尤其不能離開民族主義或民族中心的最高原則。

#### 第四階段——「經濟的民族主義」時代。

這個階段可以說是從「世界大戰」以前開始，到了一九一八年以後，其發展的路線，極爲顯著。一般民族主義者，主張國民的經濟生活，必要受政治的力量所支配；而所謂民族者，不只是一個政治的單位，而同時也變成一個經濟的單位，其最後的目標，有些則主張國家社會主義，還有些又主張國家資本主義，但後者如今在特質上已逐漸變成法西斯蒂化了。

以上所舉的諸種階段，從嚴格的年代學的意義說，當然是互爲出入的，然而大體上不特沒有什麼錯誤，而且對於近代民族主義的演進，似可以得着正確的敘述。

民族主義在近代西洋所以能夠成爲時代的動向，自然是由政治的力量——法國革命——和經濟的力量——產業革命——所造成。不過除却這兩種力量而外——我們相信最大的動力，還是心理的原因——民族主義運動的心理基

礎——沒有這種原因，歐美近代的意識形態與實際利害的衝突，決與今日所見者異型。然則心理的原因，是怎樣構成的？茲析言如次：

(一) 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理论。——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初興，學者輒假借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理论，爲提倡民族意識之工具。在德有費希納(Feicht)對日耳曼民族的演講(Sechures to the German Nation 1807-8)在法有高賓諾(Arthur de Gobineau)的人種不平等論(Essai on the inequalities of the Human Races, 1853-55)，在英有馬思巫勒(Max miller)著語言學講演(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61-64)。這些著作，從今日科學的觀點看來，本來不值一駁，然而作者實是民族主義者而非純粹的科學家，故其所言，輒能鼓動風潮，造成風氣，成爲一種「時代運動」，沛乎莫之能禦。

(二) 片面的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這派學者提倡所謂「戰爭社會學」，以戰爭爲社會進步的最高原則：謂戰爭在社會的力量，正如生存競爭，在生物演進中的力量相同。奧國學者甘蒲羅維(Gumplovicz)就是站在這種觀點上，獨立發揮，妙辯無礙，而軍

國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亦即以這種理論，為促進民族主義之張本。

(三)民族的史學、文學、和哲學。——這些學問的興起，一方頌揚自己民族的過去光榮，一方則盛稱民族前途的偉大，同時却又蔑視敵方過去的貢獻與將來的事業。此外浪漫主義在當時頗為流行，史家對於中古文化的起源，推崇備至，於是民族史的研究，盛極一時，歐洲各民族為發揚祖宗過去的光榮，所以競相把民族史的廣博的資料，加以搜集和編纂，如德之日耳曼大歷史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法之檔案叢輯 (Documents inédits) 英之公文叢編 (Rolls Series) 皆其著者。民族史家如德之德萊孫 (Droysen)，托萊斯克 (Treitschke)，司百爾 (Sybel)，法之密蘇 (Michaud)，雷諾 (Raynouard)，居素 (Guizot)，密思利 (Michelet)，英之費立民 (Freeman)，思托斯 (Stubbs)，費勞得 (Froude)，喀萊爾 (Corlyle)，麥可利 (Macaulay)，美之班克勞夫 (Bancroft)，柏利法利 (Palfrey)，費思克 (Fiske)，何思特 (Holsk) 類皆以民族主義的思想，渲染自己的國史，頗能影響民衆，深入社會。其在文學上，民族

主義的色彩，尤為明顯，德之張伯倫 (H.S. Chamberlain) 把高賓諾 (Gobineau)，普實 (Pöschke)，賓克 (Penka) 的虛偽的人類學理論做根據，斷定自耶教紀元以降，歷史上一切重要的人物，都是日耳曼人，他甚至把聖保羅 (St. Paul)，丹德 (Dante)，居阿吐 (Giotto)，密史蘭居羅 (Michelangelo)，拉菲爾 (Raphael) 都說是「我們同種同族的條頓族」！在法國方面，里 (Maurice Barres) 則說：「法國文化乃克里特 (Celtic) 的血液所流露出來的異草奇花。此種高尚的文化，適非羅馬民族或條頓民族所能貢獻其毫末。杜狄 (Doudet) 更斷言法國以外的民族，已毫無疑義地表現精神與道德的衰老。其在英國，英帝國主義詩人克必零 (Kipling) 對非歐洲民族，蔑視一切，謂支配其種族與文化，係「白種人的責任」 (White man's byrolen)。義國方面，卡杜思 (Carducci) 則以統一義大利的民族英雄，做歌咏的中心題材，也得到不少的頌揚。美國民族文學家如阿爾文 (Irving)，郎非盧 (Longfellow) 等之作品，為全國人民所歌誦，幾于家喻而戶曉。

(五)民族中心的教育。——推行民族主義與養成

民族自信心之偉大的力量，當以民族中心教育爲最重要，所謂民族中心教育，卑之無甚高論，不外把盡忠國家當作道德行爲的最高動向。此外更有以民族展覽會來激發民族之統一者，則莫如美國歷次舉行之芝古世界展覽會（一八九三年），聖路易展覽會（一九〇四年），進步世紀展覽會（一九三三——三四）來得有力。今日國際上之意識形態，隱然造成兩種壁壘，法西斯國家之教育，以崇拜國家和軍備爲最高目標，蘇俄教育，則以崇拜無產階級的國家爲極軌，但其不脫民族主義之色彩，則無二致。

由上所述，可見西方民族近百年來之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乃無限的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心血之結晶。種豆者得豆，種瓜者得瓜，有由然矣。

我國自提倡民族主義以來，匆匆數十年，我們檢視這數十年中的文學、史學、教育學、社會學的產品，其能以民族中心爲題材者蓋寡。國語文學運動，在初期頗有民族主義之傾向，但結果，我們何嘗產生一個蒲柏(Noe)，一個愛馬遜(Emerson)，一個淮德曼(Whitman)，而反民族主義的普羅文學，却風行海上。從史學方面來說，我國民

族，夙以喜治史學聞于天下——二十四史，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省志、府志、縣志、家譜、都計不下數千萬卷，這都是祖宗閉戶自精，辛勤積累而僅得之文化史料，其爲我國民族精神之所寄託，殆非過言，然而大家二十年來談校勘，談整理國故，談新史學，幾曾產生一有部偉大的中國民族文化史，足與西洋民族史家的作品比美者？至于其他社會科學如人類學、語言學、民族學、教育學本非吾所素習，而大部皆爲翻譯改編者，更無論矣！數年以來，祇有陳立夫先生所著之唯生論，能在哲學上獨闢一新途徑，十教授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能提掣起中國民族中心的思想，但其在全體民衆方面所收獲之效果，仍屬甚微甚微。

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中國革命之最後目的，在求世界之大同，不過今日的社會演進，仍然徘徊在民族主義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中，凡一個民族，無論政治思想文學教育，均要有自己的路線，對任何主義或思想，亦應以民族生存，民族中心爲最高基點，否則弱肉強食，天演淘汰，自難生存于今日大地之上。

所以我們根據歐美以往的史實，與對目的事勢之客觀的觀察，堅信欲謀國家民族之獨立與生存，完成民族之復

興，自應集合全國國民心思才力，在一個方針之下，爲最大之努力：

(一)在消極方面：我們應該反帝國主義、反封建

主義、反個人主義。

(二)在積極方面：我們應該培養民族的自信心，

發揚民族的優點，建立中國本位的思想與文化。

## 蔣委員長回京後之新年快談

樓桐孫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古語說得好：『天相吉人』，又說：『逢凶化吉』。此次蔣委員長蒙難西安，

舉世悲憤，真如霹靂一聲，山崩地裂，人人心裏，都於力

持鎮靜的外貌下，隱抱無窮之憂，而終能於最短期間，安

然出險，回京主政，內足以增進全國團結奮發之精神，外

足以表現民族文化之崇高與意識力量之偉大，一念之公，

轉禍爲福，不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破涕爲笑，如醉如狂，

實亦我民族子孫萬世之幸！依此次全國人民，無分男女老

幼，對於擁護國家領袖——蔣委員長之熱誠，視一人之安

危，爲全國之休戚，大有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在蔣委員

長領導之下，確已成爲一人之概，而蔣委員長一人，即

爲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唯一領袖與象徵！這種現象，真

真爲歷史上空前所未有！我大中華民國必將從此邁進，造

成光明燦爛的新的史頁，無論任何外來或內在的危險和困

難，都斷斷不足以威脅我民族的生存於毫末。我們中國人

自遜清腐政，在我們的項頸上圍上重重的鐵鍊——不平等

條約，尤其是自『九一八』以後，失地四省，橫受強隣的

侵迫和劫持，凡稍有智識或血氣的人，真有陷於斷潢絕港

，走頭無路之悲苦——其中尤以全國青年學生所感受的煩

悶，實爲人類高尚情緒中最難堪，最值得哀憫同情的一種

。從今而後，我們的頭可以抬得高，胸膛可以挺得直，而

見着外國人說話的時候，喉管亦可以稍稍放得大一些了。

你看！民國二十六年的新年，適值蔣委員長安全回京以

後，我們大家見面，爭相道喜，真叫喜有自來而決不復是

從前那種強顏的客套了。

——不錯！你這新年的『恭喜哲學』，我真愛聽……

——『恭喜哲學』？不！就全國人民對於主義，對於

領袖的這種共同信仰，一致崇拜與擁護的熱烈情緒而言，

這簡直是宗教學！就此次西安事變，轉危爲安，爲全國四



萬萬五千萬人一新面目，奠中國萬世一統之基，爲世界永久和平之助而言，這又簡直可說是人類歷史學上，今年新年的『恭喜』兩字，實含有至大無上之意義，想你也一定明白。什麼學不學，我們姑且不談，請你再聽我報告一件事：我有一個朋友徐君，於國軍收復百靈廟和大廟後，由北平經過天津搭車南下。在津遇見一個商界裏的親戚——店員，他開口便問徐君覺得他今年身體長高了多少。他——這位幽默的店員，分明已是四十歲以上的人，如何更能長高身體，徐君一時糊塗，絲毫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於是那位親戚就對他說道：『國軍收復百靈廟和大廟，我總覺

## 西安之變與公民教育

汪懋祖

西安變亂，領袖蒙難。中央主持大計，明令申討。一般人民亦曉然於綱紀所在，爲立國之大本。而旬日之間，羣情激昂，無不翹首企盼領袖之出險，期逆豎之覺悟；或慷慨請纓，或口筆宣傳，或輟食默禱，或發起哭諫。蓋除少數心理乖常之徒，不足齒論以外，其愛國愛領袖之熱忱，舉國從同。情緒之熱烈，爲前古所未有。各國輿論對此事變，莫不爲之痛惜；見我民意之團結，又莫不爲之驚訝。而有識之士，分析事態；並從民意觀察，羣信此次事變，

得我的身幹高了三寸三分。』徐君不勝爲之破口大笑。這一次蔣委員長以人格和精神制服西安，論其關係與價值，何止收復一百個百靈廟？我們大家的身幹，至少每人都都高了三寸三分。彼此都是四十內外的人，還能長高身體，此而不喜，尙待何時？西諺說：『經最大危險之後，卽爲最大之快樂。』『否極泰來』，這真是中國前途光榮偉大的新轉機，願大家於『新年恭喜』之餘，在統一領袖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恭喜！恭喜！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南京

匪特無損於領袖之毫髮，轉足以增加民衆對領袖之同情與信仰。果也自蔣委員長抵洛消息傳佈，陰霾頓消，薄海騰歡。乃至小學學生聞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快愉之狀，出自心坎。爲問何以致是？一則我領袖之人格，及其爲國努力之精神，已浸漬於人心。領袖之安危，卽全民族之安危。二則數年來民族教育之成績，已漸使國與民化一體。請進而論之：

一 蔣委員長平時對於軍民學生之教訓，及其所身體

而力行者，在教育上均有無上之價值。其態度爲大教育家之態度也。孟子有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委員長以善教運用善政，宜乎全國人民，心悅誠服。即如此次發表對張揚之訓話，在己則存「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想；對人則存「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之想。處處表現其人格之偉大，而亦語語以人格相警勉。其言曰：「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有基礎。故吾人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人格事大，生死事小」。又曰：「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此數語，實爲倫理上至高之原則。而其言之懇切，雖至惡極頑如張揚之徒，亦無不感悟流涕。吾願全國教育界以此數語作座右銘，而時加惕勵。此乃教育之靈魂，應共保此靈魂，勿使失墜。

二 今日中央日報載山西河東農民數百人，組織跪哭團，步行入陝。又日前報載「中宣部彙集各地報紙、社評、文電、刊印小冊並傳單藉飛機散發叛區，其效力等於投下一大炸彈」云云。其實輿論裁制之作用，何止一炸彈之效力。古人忠義甲冑之說，原非謂棄甲冑而徒恃忠義。必

恃忠義，恃全民之忠義，而後甲冑之效用始偉。如何培養輿論裁制力，乃至忠義之發揮，如何能使文字之宣傳，收較大之效力，均爲教育的問題。吾國受義務教育之兒童，只占全數學齡兒童百分之二二、〇七，至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文盲，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六。年來義務教育，農村民衆教育推行遲緩，已不可謂毫無效力。苟教育普及，則其潛力之表現，更不可計量。即各地有害國害民之陰謀，或漢奸之活動，有民衆起而制裁，必不敢輕於竊發。故根本之計，莫如教育。教育之效，雖較遲緩，爲一輩任法者及專求物質建設者所鄙視。而證諸以上兩事，及今日小學生愛國之觀念，則教育之功用，亦可瞭然。今後全國上下，應以推進教育爲急務。

三 中學歷史教學，應注重政治與道德。蓋吾國政治上發生事變，雖古今政情不同，應付之術，自必診斷當時之環境及事變發生之因素而定。但術可百變，理有不移。古來社稷重臣處危疑震撼之際，其應付事變之理，在今日未嘗不可借鑑。例如日前中央日報社論引證于忠肅對付土木之變之例，即其一端。更有進者，中國社會，雖似道德淪喪，人欲橫流，但此現象，僅現於都市社會之浮面。至如隱操社會潛力者，則有一道德律焉。凡不遵循此道德律

者，則任何勢力，結果終不免於敗亡。中央整飭綱紀，全為維持此道德律。而在教育上則有無上之價值。歷史教學，對於此道德律之潛力，宜多發揮。

四 學校有宣明國家各種政策之義務，担任社會學科之教師，自宜特別研究；而公民教師之責任尤大。此次蔣委員長對張揚訓話中有云：「余一年以來之日記，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各種救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憶一週前報載蔣委員長對蔣鼎文氏言：「余之救國計劃，雖張學良亦已明瞭」云云。是張氏於此，不啻而聆委員長之政治教學，而豁然瞭悟，有以自愧其見解之陋，故能悔過之速也。

今中學內公民教學，雖定有標準，而活動教材，宜以時事問題為討論之中心。宣明國家之政策。政府則除軍事

外交未至公開時期不能公開以外，其餘宜儘量使國民知曉。中學公民教學，即應以各種政策為題材，亦不妨引證反對者之論調，為之剖析比較，以明其利害得失。若既曉然於各種問題之意義，則異說無自而入焉。須知青年理想最為活躍，求知心盛，懷疑亦強，易受暗示易於衝動，苟不及時善導其理智，徒以壓力訓其服從，則今日盲然從我者，一轉移間，何不可盲然以從人？故國家宜注意培養公民教科之師資，而學校宜注重公民教學。

此次領袖蒙塵，全國民意愛戴之熱烈，實為國運之一大轉機。日本報紙謂為中國人之一種試金石，未可輕視，信哉！此次民意之表現，為國民道德意識之總測驗，亦即民族生命力之總測驗。具此雄厚之生命力，夫誰得而輕侮之。吾人所以慰領袖與所以自慰者，即在於此。而尤以教育關係民族生命力至鉅，吾人益當努力，而以領袖人格救國之訓示，推動教育之中心焉！

廿五，十二，廿八。

## 國民對西安事變的幾個好表現

湯吉禾

這次西安事變，為期雖只兩週，而在整個的民族史上，實佔重要的一頁。現在蔣委員長雖已安全抵京，張學

良等雖已翻悔待罪，國家大局，已轉危為安，一幕怪劇，業告一段落，可是牠激起國人的幾個好表現，將永遠長留

于全民衆意識之中，無時或減其力量。

第一、國民對此事變，已充分表現了全國民衆深切的民族意識。當事變之時，全國上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信佛教的、信回教的、信基督教的、黨內的、黨外的，自大都市以至于窮鄉僻壤，莫不異口同聲，一致憤慨，一致祈禱，希望蔣先生安全出險，繼續他的復興大業。及至蔣先生出險之後，全國上下，又莫不欣慰鼓舞，狂歡慶祝。這種空前的現象，無疑的是國人的民族意識，至深且固，知道蔣先生已不祇是單純的一個國民或一個長官，而是民族寄托的袖領了。

第二、國民對此事變，已充分表現了民意偉大的力量。中國幾千年來，不知有了多少次的叛變，其結果，都免不了一場流血。這次事變，竟能于最短期間使叛變者自動就範，固然是蔣委員長偉大人格的感召，有以致此，同時也是全國的民意，有以促成。抑此次民意力量的表現，不祇是解決了一個西安事變，并且使以後一切意圖掀起內戰，破壞統一以博一人私利者，知所警惕，不敢嘗試軍閥割據的勾當。更可以使外來的帝國主義者，憬然于中國人民雄厚的政治能力，不敢輕施侵略的黔技。

第三、國民對此事變，已充分表現了他們對領袖的認

識。當此國際環境惡劣之日，國家統一，已成舉國共認的最高原則。而統一的條件是組織，組織的條件是要有領袖，并且要有唯一的領袖，必如是方能統一指揮，齊一步驟，嚴密組織，運用靈活。此次蔣委員長被困期間，全國上下，雖因平素有了組織基礎，鎮定應付，很少紊亂狀態，但是個個人心中，總覺有失掉依托的情緒，可見領袖之于人心，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國人對於領袖，雖然有迫切的需要，并不是任何自命爲領袖的，便可以得國人的愛戴的。領袖的地位，是要做出來的，不是僥倖可以巧取的。必須他堅苦卓絕，不計個人的成敗利鈍，孜孜日以國民的福利爲前提，方能一步一步自然的做到國民愛戴的領袖。許多年來，被綁被殺的大小「領袖」，不知凡幾，博得民衆惋惜的，能有幾人？

第四、國民對此事變，已充分表現了他們對國民黨領導下之政府的信任。此次事變後，全國上下，都一致的赤誠表示，擁護中央，信賴政府，不獨對中央政府的措置，完全贊同，并堅信政府的辦法，足以致勝，足以及于內憂外患之中，達到民族復興的大岸。國民這種心理的表現，較任何總投票，尤爲確實。此爲數十年來僅見的好現象，是

負黨國重任的諸公所應引爲快慰的。

以上四端，筆筆大者，今後繼起直追，必能致國家于

興隆之域。我們瞻念前途，不盡十二分的樂觀。

## 今後國人應有之認識與努力

劉振東

時光如流，建樹很少，民國二十五年之歲月，忽然已盡，民國二十六年之元旦，倏爾又臨。在此一歲之中，強敵侵逼，與日俱深，西北匪患，有加無已，重以兩粵之亂，曠日勞師，繼以察綏邊境日夕數驚。當此國步艱難之日，存亡絕續之秋；而逆賊叛國，疊起蕭牆，領袖蒙難，舉世震駭，國家危亡，不絕如縷！今雖天誘其衷，轉危爲安，而來日大難，未可輕忽，民族復興，道阻且長，痛定思痛，敢舉所見，以爲國人告也。

須全國之民皆盡其全力，在領袖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以從事於革命建國復興民族之大業，始有以慰領袖之苦心。吾人不能使領袖獨負此千緒萬端救國工作之勤勞，而必須共同努力，以分領袖宵旰之憂勤。積三十餘年之努力，艱難締造，勞瘁備至，吾蔣委員長既將新中國之基礎，奠如磐石之安，今後更宜竭四萬萬人之全力輔助領袖以完成革命復興未竟之大業，始不負領袖之領導也。

一曰國人應以愛戴領袖之精誠協助領袖完成革命復興之大業也。本年蔣委員長五秩榮慶舉國歡祝蔚成獻機救國之廣大運動。西安變起，舉國呼號，羣起救護，精誠所感，逆賊回心，危而復安；生民同慶。吾民族愛戴領袖之精誠，蓋爲萬國所同欽，吾民族團結力量之偉大，亦爲中外所共佩。然而建國事業千緒萬端，吾儕國民，既體認領袖救國之苦心與成績，而表示最誠最高之愛戴，同時更須僅知有最誠最高之愛戴，實不足以報答吾救國之領袖，必

二曰民族復興之根本在於民族人格之改造也。吾中華有五千餘年之文明歷史，發揚光大，繼承不替，其所以歷萬古而不替爲世界最悠久偉大之民族者，蓋有我偉大民族之精神在。其精神維何，即總理所昭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蔣委員長所倡導之禮義廉恥四維，與夫本黨黨員守則也。此偉大之民族精神，自炎黃周孔以迄今茲，發揚光大，實陶冶吾民族之偉大人格，而爲吾民族生息滋榮之實力也。晚近道德淪喪，人格墮落，而國運民生，因以衰頹。民風世俗，日趨澆漓，國政庶務，貪殘廢弛，紀

網毀滅，禍亂頻仍，赤匪流毒，千里爲墟，漢奸國賊，爲虎作倀。凡此種種，皆由于民族精神之淪喪，不然以四萬萬偉大之民族，數萬方里廣博之土地，何以不能立國於斯世？東北四省，帶軍數十萬，強敵一擊，不崇朝而亡，視顏事仇，視爲固然，西京逆賊，犯上作亂，毀法蕩紀，猶勝邪說，凡此皆民族人格墮落之結果也！總理及蔣委員長知其如此，以爲民族復興之基礎，端在民族精神之恢復與人格之改造，故身體力行，大聲疾呼，以期風化斯世，挽救危亡。今茲西安蒙難，其所以危而復安者，固由於中央措施之適當，與全國民衆之救護，而最重要之原因，實爲蔣委員長偉大人格之感召，故人格改造，實爲播亂反正之根本，與民族復興之始基也。

三曰革命建國之基礎在於確立三民主義之中心思想也。新中國之建設雖千頭萬緒，而其要不外二端。在國際關係上，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中華民族之復興。近百年來，中國因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不惟國際地位日趨衰落，國家疆土，日蹙百里，即在吾國境內，外國勢力亦因不平等條約之訂立，而肆行擴張。十餘年來，俄人強佔我外蒙，日人侵略我東北，半壁河山已經淪喪，領土權之完整，早已破壞，故民族復興爲建國之第一要義。政治進化，由

君主專制而民主共和，歐美各國，早立楷模。我中國開化最早，數千年來，雖典章政制，燦然大備，而歷史上之古制確不適于近代，同時階級專政，雖試行于西歐，亦有悖于中國文明之精神，而不適于國情。故新中國之政治制度，必兼採中外之長，而以全民政治爲中國政治建設之極則，此爲第二義。民生問題之解決，爲建國之首要，故經濟建設實爲先務，其在中國，當此民窮財盡救死不贍之今日，解決民生不惟爲一切之根本，更爲整個建國大業，成敗之所關。固有之農業經濟制度，既不足以競存於斯世，歐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亦偏狹多弊，不足以爲楷模。故新中國之經濟制度，亦必兼採中外之長，特闢蹊徑以求整個民族民生問題之適當解決，此其第三義。此三種問題皆獲解決，則建國之大業成矣。總理有鑒于此，故積畢生精力，兼採中外古今各國文明之精華，創造三民主義以解決此三大問題，而爲新中國建設之宏規。卅年來，邪說輩出，淺識之徒，對於總理博大純正之救國主義，妄肆詆評，其結果適足以證明總理主義之正確。共產主義者更繼之以暴力掙扎，其結果亦惟有慘敗。蓋真理戰勝邪說。此固事實之演進，可以有自然之證明，而爲人羣進化之定律也。唯吾蔣委員長對總理主義認識最深，奉行最忠，以繼

志述事自期，以完成革命建國之使命自任，數十年來精誠無間，久而彌篤。近今蒙難西安，受逆黨之脅迫，而對於總理主義之堅決信仰，不因此而動搖，此不惟足以證明蔣委員長人格之偉大，更因領袖之信仰，而證明總理主義之正確。自今以往，切願全國人民立其誠堅其信，以確立此中心思想為集中國力，完成革命建國大業之基礎也。

四曰努力建設事業以求國力之充實也。革命建國，亦大艱難，民族復興，有賴羣力。本黨致力國民革命，至今已五十年，集五十年之悠久努力，與先烈無量數之犧牲，至今始完成國家之統一，以總理人格之偉大，主義之純正，經數十年之宣揚，至今日始漸受全國人民之信仰。今雖國基稍固，團結稍堅，國際觀聽，為之一轉，國內實力

## 獻給新時代的新人物

——與全國青年一夕話——

徐慶譽

較前稍充，然而民力未蘇，失土未復，其去復興事業之完成，猶迢迢萬里，未可旦夕企及。若以吾人冷觀，則今後之中國，僅可謂開始踏入建設之途徑，將來國運之隆替，皆視吾人今後努力建設事業之程度以為準，而未可遽為樂觀。譬之築室荒山，今日以前之努力，僅能視為披荆斬棘之工作，今日以後之努力，始能認為建設之開始。強敵四逼，立國非易，政治經濟，建設萬端，國防兵工，尤為艱鉅。凡此種種，皆需長期之努力，慘淡之經營，而後始可期其效。吾黨先烈，既為祖國作無量數之犧牲，以奠此新邦之基礎，吾儕後進，宜體先烈創業之艱難，努力以赴，負之以趨，以完成先烈未竟之使命，此則不佞願與國人同心協力以共勉者也。

舉世所認為最危險的一九三六年，今已平安渡過，這是何等的快樂！中國在過去一年中，雖遭受內憂外患的重重夾擊，仍然在自力更生的歷程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保障了塞北的安全，蔣委員長已安返南京，這是何等的榮幸！全國國民——尤其是青年——過去一年對於國家所盡的

責任，是歷史上永遠不能抹殺的一頁。當這新年的開始，願把我年來救國的感想，與對於青年的期望，和盤托出，作一次公開的談話，就正於全國熱心救國的青年。

我自民國十五年回國，到現在恰好十年。在這十年當中，沒有一天不想到青年責任的重大。我嘗對朋友說：「

救中國須從青年着手，中國現在所遭逢的患難，是過去的青年所造成。現在的青年不能任咎。但國家未來的命運，完全操於現在青年的掌握中。中國能否復興，全看今日中國的青年能否振作。……」這話是說在九一八以前，光陰如流水一般的過去，一年復一年，自己快要老了，然而對於青年依舊是熱烈的同情，與誠篤的期望。

雖然我以青年自居爲榮耀，但我的年齡不許我僭竊這個可愛的名號了，這真是痛心的一椿事！不，我要和年齡抗議，我始終不忍拋棄青年的生活，不論到什麼時候，即使是在將來彌留的一刹那，我還要承認我是青年的一份子。青年同志們，你們是社會的中堅人物，同時又是國家未來命運的決定者。中國將來究竟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式的國家，不是全憑你們作主嗎？你們的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呵！撐支一個非常時期的局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大家有一種非常的魄力，與非常的犧牲，才可以打破一切危險的難關。

我們要努力現在，着眼未來。過去的一切，毋庸計較了。一切要從新做起。我們新的人生，應該與新年一齊開始。『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以新人生觀創造新生命，過去那種因循苟安，頹廢消極

，以及升官發財的腐敗觀念，都是新青年的仇敵。我們必須把這思想上的毒菌洗掃乾淨，然後才可以把新人生觀建立起來。過去許多青年失敗了，希望你們不蹈他們的覆轍。我相信全國的青年沒有一個不願自己在『做人』與『做事』兩方面都能成功，姑且和大家談一談成功的祕訣。

### (甲)做人

做人實在不容易，如果我們把這椿事忽略了，其他一切都無希望。因爲做人是做事做學問的基礎，整個持躬處世待人接物的道理，都包括在這裏面。像這麼一個廣泛的問題，自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可以說得明白，祇能提出幾個原則，供大家的參考。

第一戒圓滑 天下的事，決不是滑頭可以幹成功的。圓滑是腐化的一大因素，創造新時代的新人物，當以大丈夫自命。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一個富有至大至剛之氣的男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這種氣魄的人，才算是一個大丈夫。晚清政治腐敗的原因，不僅是在官吏貪污，也是在士大夫圓滑，遇事畏首畏尾，居功文過，模稜兩口，毫無骨氣。像這種如脂如葦的婢妾行爲，都是因圓滑而生。今日任重道遠的青年，當咬定牙根，從『弘毅』兩字上切實磨練，說一句老話，就是要砥礪廉



偶。

第二戒僥倖 一切事業的成就都非偶然，凡想不勞而獲的人，即是想中頭彩的投機主義者。歷史告訴我們，所謂成功、天才、勝利、都是汗血的結晶。嘗有某大學生對我說：「某人的資望、學識、能力、都不比我高。他居然做起黨國要人來了，我還是一個小科員，社會有什麼公道？」當時我就回答他說：「一個人的偉大，是在人格清高，不在官階顯要。甘地雖是印度一個平民，比起印度歷代的國王來，到底誰是偉大？我認爲一個奉公守法的委任科員，比一個貪污瀆職的特任官大多了」。也許有些人因一時僥倖而飛黃騰達，但與其說是成功，毋寧說是失敗。因爲中外歷史中，從來沒有僥倖者的地位。

第三戒淺薄 驕矜倨傲，嫉賢妒能，誇大浮華、患得患失、趨炎附勢、幸災樂禍、互相標榜、以及貪圖虛榮等病，都是生於淺薄。担任救亡大業的新人物，應該深沉篤厚，不可趨於膚淺刻薄一流。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要有禮賢下士的態度，要有開來繼往的抱負，還要有殺身成仁的精神。此外如褻狹、剛愎、自私、虛偽等毛病，都不是新人物所應有的氣質。

做人的工夫全在修養，修養的方法，不外反省與觀磨

。「見賢思齊焉」，即是觀磨的工夫。「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即是反省。反省是主觀的自律，觀磨是客觀的模仿。自律與模仿對於人格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功用，兩者不可偏廢。做人的工夫如有相當的把握，做事的問題，也就解決一大半了。事與人不能分開，事不成便是人不行。好人決不會做壞事，大事也決不會借重小人。

## (乙)做事

第一要善於領導 領袖的意義，就是領導別人。如不會領導，便失掉了領袖的資格。做領袖的要訣，不是單靠自己的才智師心自用，還要「知人善任」，羅致人才。辦學校、開工廠、乃至組織一個公司，都要有知人善任的本領。至於行政牧民，更非注重用人不可。當你們有用人機會的時候，不可以把人才當奴才看，更不可以把奴才當人才用。凡做大事的人，貴能使聰明才力高於自己的英豪樂爲己用，若專門愛用一班不如自己的庸才，決不能有所建樹。惟英雄能用英雄，惟豪傑能識豪傑，這大概也是「方以類聚」的道理。

第二要善於服從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不是說過嗎？一個領袖不但要學會怎樣領導別人，還要學會怎樣服從

別人的領導。能令而不能受命，不能算是健全的領袖人才。不但下級領袖要服從上級領袖，上級領袖也要服從輿論與法律。近來一班青年似乎祇注重領導，而不注重服從，所以紀律廢弛，紛爭迭起，以致引起社會的不安。

第三要運用科學方法 凡從事於黨政軍或農工商學各種職業的青年，須儘量運用科學的方法，如調查、統計、分析、比較、給合、觀察、以及演繹、歸納等項方法，都非採用不可。有了科學方法，然後一切人力財力物力方不致於浪費。庶幾能以最經濟的勞力，得着最圓滿的效果。

第四要有自信力 中國古人做事確有堅強的自信力，惟其自信力大，所以其成就也很大。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也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這是何等偉大的自信力。中國青年生於國難萬分嚴重的今日，非有堅強的自信力決不能担負救亡的使命。你們是中興時代的新人物，當堅守下列的六個信條。

- (1) 我信『有我在中國不亡』。
- (2) 我信『犧牲奮鬥，是最鞏固的精神國防』。
- (3) 我信『個人有無限能力』。
- (4) 我信『我的精神生命與宇宙悠久』。
- (5) 我信『我是始終服從領袖的忠實國民』。

(6) 我信『中國文化是促進世界大同的主力』。

### (丙) 一個近代的模範人物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先賢可以做今日青年的模範，大哲學家如孔子孟子，……大政治家如伊尹周公，……大外交家如子產，……大民族英雄如岳飛，……這些人所處的時代太遠了，也許不容易使現代青年發生濃厚的感情，不如舉一個近幾十年間的人物較爲親切。年來 蔣委員長極力推崇曾(國藩)胡(林翼)，一方面固然是以曾胡有推崇的價值，同時也是因爲這兩個人物在時間上和我們相距不遠。曾胡兩人在做人與做事兩方面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効法，因限於篇幅，不能將兩人的特長同時列舉，祇好專以曾國藩一人爲例，略舉一二。

忠誠樸拙，艱苦奮鬥，可以代表曾氏一生的生活。他的學問、文章、以及治軍牧民的成績，無一不值得我們欽佩。最使我們感動而不能不効法的，即是他那『嚴於責己』，與『樂於荐賢』兩點。他說：『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砥砒』。又說：『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

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見曾國藩日記）這是他在兩江總督任內日記的一段。當功高望重，位極人臣的時候，不但不絲毫自滿，而且對自己痛下貶。像這樣嚴於自責的人，實在是近代所少有。

曾國藩一生求賢若渴，知人善任，培植有方。清室中與豪傑如李鴻章、彭玉麟、楊厚菴、羅澤南、李續賓等，皆為曾氏一手所提攜。薛福成挽曾氏有「大勛尤在荐賢」一語，的確名副其實。何璟奏中稱贊曾氏說：「臣聞其昔官京師，即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與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見曾國藩傳）曾氏之偉大，於此可見一斑。

貪污是中國政治上一個最大的弱點，政治不容易上軌道，貪污是一個基本的原因。英國學者羅素 B. Russell 在他著的中國問題 The Problem of China 一書中，對中國「政以賄成」一點，表示非常的嘆息。滿清的吏治，在康熙年間原不甚壞，到乾隆寵用貪污的和坤以後，賄賂公行，大小官吏以括削為能事，政治因以日壞。曾國藩掌兵權十二年，三任總督，自奉極薄，沒有妄取百姓一文。像

他這樣清廉，也是青年的一個好榜樣。

左宗棠協助曾氏辦理浙軍務，得曾氏的提攜甚多。左氏雖累次非議曾氏，曾氏處之泰然，不以為忤。不但對左諛語置若罔聞，且仍與通訊，友好如初。像他這樣寬弘的度量，不是涵養極深的人不能做到。他自己嘗說：「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襟自闊。」他這平淡的處世哲學，如果我們青年能學得到家，將終身受用不盡。他寫信給國潢（國藩的四弟）說：「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身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些話都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經驗所得。同時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學問事功完全是從忠誠樸拙平淡幾個字磨練得來，絕對不是投機取巧，僥倖成功。

我相信凡讀過曾國藩的奏議、家書、和日記的青年，在做人做事兩方面必定有很大的幫助。講到提倡新學，接受西方的科學文明，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輪子，在滿清一代，當推曾國藩為首屈一指的倡導者。國家的存亡，與政治的興廢，關鍵全在人才。盧杞弄權，李懷光就造反。秦檜當國，岳飛含冤而死，便無人恢復中原。李牧在趙，匈奴

不敢南侵。汲黯在朝，淮南不敢離貳。現在中國正在生死存亡的漩渦中掙扎着，正需要許多有天良血性，與公忠體國的真實人才，擔任復興的大任。所以今日中國的青年，不能不把救國的使命一肩挑起。新中國要一班青年新人物

來撐支建設，青年新人物當以新人生觀創造新生命，努力做人，切實做事，不求虛名，不圖私利。爲民衆的先覺，做黨國的干城。在最高領袖指揮之下，各人盡自己報國的天職，中國前途無限，青年的前途也無限。

## 中日邦交又一年

楊玉清

一九三六年，人咸忱爲國際危機之年；迄今一九三六年，已成過去；一九三七年，即將到來。事實證明，一九三六年之危機，不如吾人所想像之險惡。然終以西班牙內戰之延續，中日交涉之緊張，法蘇聯盟，德義交歡，美有事於經濟復興，英致力於軍備重整，國際關係，有如千頭萬緒，理絲愈棼，揆之以古人操刀必割之義，是來日大難，仍堪危懼，絕非神經過敏之思也。

中日邦交，在此一年中，雖無多進展；然交涉程序，已呈進步。一切問題，咸由雙方負責當局，直接磋商，遵國際之慣例，循外交之正軌，是足令吾人欣慰者。

日本廣田內閣，產生於軍人大暴動，殺元老，囚大臣以後，頗欲內以整肅軍紀，外以協和萬邦爲己任。對中日交涉，雖不能有極大之轉換，一張一弛，仍不能不聽命於

軍人之一喜一怒，然始終欲以和平之態度出之，此點實未可厚非，中國之行政與外交當局，亦係就職於內外局勢極嚴重之時，內圖團結，外禦強鄰。對中日交涉，雖不能有極大之勝利，滅此朝食，還我河山，然始終以大無界之精神出之，據理力爭，不屈不撓，亦有足多者。

中日交涉之關鍵，責在日本，盡人知之；而指揮日本之政治，其實權又全在軍部。日本軍部以武力發揚國威之野心，一日不死；則對外之侵略，一日不息；亦即中日問題，一日不得正當與和平之途徑，以求解決。近來日德聯盟之說，甚囂塵上；西班牙反政府派將奪取京城，而德義已對反政府派，正式加以承認；日本亦將隨德義之後，取一致之步驟；是日本多一聲援，更可以張其在東方之氣燄。不過東方之局勢，從此益危；國際之局勢，從此更多事

矣。

日本對中國之要求，離奇百出，未可諱言。始而大肆咆哮，條件重重。繼而以我國輿論激昂，民氣殊不可侮，乃集中於華北特別區域與防共之兩點。日本常謂：「中國人重『面子』，如欲得五分之利益，必先提十分之條件，俟彼『講價』，除去彼之『面子』問題，則我不患不能得其實惠」。此番之交涉，不遇仍用其慣技也。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曾向美國人作公開之宣傳，謂：日本對中國，絕無其他之野心；唯一之希望，僅欲得中國為日本之助耳。此種談論，雖似冠冕堂皇，實則一究其內容，日本之野心，躍然紙上。蓋日本以蘇聯為其假想之敵人，欲以中國之土地、中國之人民、中國之資源、作其進攻蘇聯之準備。以日本為目的，以中國為手段；以日本為宗主，以中國為附庸；日本自計則善，其於中國之獨立與生存何！

日本對我最大之毒辣奸計：一、為分割我之國土；一、為分割我之國民。前者足以危害我領土之完整；後者足以危害我民族之統一。以軍事佔領我東北四省，此分割我國土之明證；以連橫出組所謂『滿洲國』，此分割我國民之明

證。有此鐵案，日本人縱欲極其狐媚之能事，又何能使我健忘國恥，視顏事仇？

九一八事變而後，日本恃其步步成功，國際無實力之制裁，中國無實力之反攻，於是野心益張，窺我平津，進欲收華北五省席捲以去。此番集中之兩點，仍為變其分割我國土，分割我國民之戲法。華北特別區域之提議，分割我國土也；防共之提議，分割我國民也。日本自顧無力鯨吞中國，乃竟用此蠶食手段。傳云：「多行不義，必自斃」，寄語東鄰，勿河漢斯言也！

東北各省，為我國土之一部；華北各省人民，為我國族之一部。向我中央交涉，劃數省為特別區，是為侮辱我之國格；向我地方當局交涉，離中央而獨立，是為煽動我之內亂。此種非禮之舉，不但為國際法例所不許，亦且為人類正義所不容，况華北為我歷史之寶庫，平津為我文化之故鄉，祖宗之墳墓所在，典彝之矜式所依，全國人民可殺，而華北之寸土地不可割。年來差幸中央當局交涉有方，地方當局深明大義，使日本之野心，未得順利圖成。惟日本對我平津之窺伺，華北之囊括，計劃已久，打算已深。政治之交涉不成，則退而專談經濟；中央之交涉不成

，則退而包圍地方，營之華北經濟合作諸端，建設鐵道，不過爲便利日本軍事之運輸；開闢鑛山；不過爲增加日本軍事之資源；栽種棉花，不過爲便利日本火藥之製造。國人通病，每艱於原則之討論，而忽於細則；每精於形式之修飾，而棄其內容。經濟合作，任何國家，我均可與之談判。惟我之目的，不過利用外資，以開發我之富源，以增加我之生產。時時須以我爲主體，人爲客體，其主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華北爲全國人之華北，中央無權放棄；地方當局，更無權放棄。地方軍事當局，負守土之責關係尤重，更應誓與國土共存亡。中國之軍人，與日本之軍人，同一爲軍人，而人則向外侵略，我則國土不保，相形之下，能無愧怍？須知事在人爲，戰無常例，不可成功，亦可成仁。保全我之國土，第一線之責任，寄託於我忠勇之將士，幸急圖之！

蘇聯之存在，已十有九年；共產黨之存在，亦無國無之。且蘇聯在國際聯盟爲一會員國，與各國論交，努力於國際之和平，毫無例外。共產黨在各國，爲公開之政黨，領導無產階級，作政治鬥爭，亦毫不足怪。日本別有用心，自慚形穢，對華之侵略，每飾以不足重輕之遁詞。一則曰

，爲東方把持資本主義之門戶；再則曰，爲中國防禦赤化之禍源。實則不過利用此作口號，以掩蔽其猙獰之本來面目耳。蘇聯雖與我關係較深，然在蘇聯仍以平等眼光待我。以前，我實不能不仍以友誼相接。中國共產黨，雖有特殊性，把持地盤，武裝抗戰，然頻年爲此，中國政府，已犧牲不少之精力，亦可謂頻年日本能坐收漁人之利，此亦其最大原因。日本欲防蘇聯，不談判於中國與蘇聯絕交之時；日本欲防共產黨，不談判於共產黨勢力方張之時；至今中國與人爲友，共黨已無能爲，而日本又大唱其「全武行」甯非滑稽？爲防蘇言之。日本實爲干涉我之外交；爲防共言之。日本實爲干涉我之內政。中國共產黨，同爲我祖宗之子遺，同爲我民族之血肉，苟中國不保，何有於無產階級之利益？何有於世界革命之前途？吾知稍持時日，必可翻然改圖，戮力同心，一致禦外。壓力愈大，反抗愈多。日本欲得中國爲助，不知退而自省，減少其對華之壓力，偏步步進逼，使中國不得安其喘息，人皆有恥，困獸猶鬥，中國何國？甯不知所以自衛？日本之方法，自以爲智，適成其愚也。

五年來全國上下，奔走呼號，或則主張即時與日本抗

戰，或則主張稍事準備，靜待時機，其方法之緩急，雖各有不同，而抵抗外來之侵略，以保全我民族之命脈，此項方針，則莫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丁此時際，吾輩言抵禦外侮，復興中華，須具實力，固不待言。然而如何始可造成中國之實力，則又不能不賴全國上下，有愛國救國之真心。實力爲抗戰之前題；真心又爲實力之前題。無真心而欲求實力，則夢想矣。

日本六十年前，其處境與中國之今日，毫無二致。而全國上下，具臥薪嘗膽之真心，培國富兵強之實力，故一戰勝我，再戰勝俄，朝鮮在亡國前，亦爲苦於外力之侵凌，然當政者無救國之真心，內則兄弟鬩牆，外則開門揖盜，李完用即係先唱親俄而後又親日之人，故卒召亡國之禍。縱有少數志士仁人，亦惟有以頭撞壁，以身爲殉耳。清室無改革之真心，故清室以屋；袁世凱對共和與帝制兩者均無真心，故時而共和，時而帝制，既以誤國，兼以自誤。清末革命者有真心，故有武昌首義之成功；十年前北伐時，革命者有真心，故可以廣東一隅之地，進而命師武漢，統一全國。

余覺對日抗戰，無實力事小，無真心事大。真心與實力，爲個人成功之兩大要素，同時爲民族成功之兩大條件

。「哀莫大於心死」，苟吾民族，立定愛國救國之真心，則實力可充，外力不足抗矣。

× × ×  
抽象言之，真心與實力，爲民族復興之兩大條件；具體言之，對內團結與對外戰爭，又爲當前急須履行之兩大口號。

何謂對內團結？武王伐紂，謂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武王與紂，一成一敗，其分野即在此。我苟不言自權則已，否則疑國人爲一心，實爲基本之要着。

對內團結，分兩方面：一爲積極方面；一爲消極方面

○  
積極方面，須團結能動之分子。國人近年高言秩序，高言服從，以老成持重爲典型，以恭默和顏相勸導。殊不知羊式之社會，爲最惡劣之組織；蜜蜂式之社會，始爲最良善之組織，蓋前者個個分子不動，數量愈多，質量愈少；後者個個分子能動，數量愈多，質量愈多也。斯太林談鐵之紀律，亦謂在決議前爲自由討論；在決議後爲絕對服從，倘無自由討論之機會，則盲從耳。且任何社會，有兩種典型之人：一爲蹈常習故之人；一爲衝鋒陷陣之人。

此兩種人，在社會分工上，均爲必要，毫無軒輊。不過在非常時期，當以團結能衝鋒陷陣之人，爲唯一急務。歐洲某哲學家曾言，欲使對外爲烈士，對內爲順民，難矣！故吾人最近之需要，爲團結對外之烈士，絕非僅團結對內之順民。此點極關今後民族之興衰，當局之成敗，幸謀國是者三復吾言。

消極方面，須融化反動之分子。反動一語，本對於持反對之意見者而言，毫無褒貶之意。不過國人通常習慣，用於指反政府而左傾之分子。余此處所指，專以賣國求榮，誤入歧途者爲限。譬之「滿洲國」之成立，固出於日本人之操縱，然畢竟有此一般漢奸，願爲日本之傀儡。五年以來，政府對此一般叛逆，固無實力討伐之決心，亦無以德化人之誠意。余覺同爲中國人，與其在日本人前，施以外交之手段，不如釜底抽薪，派遣志士仁人，通聲氣，輸誠心，有無結果，固不必問，然必如此始可盡當政者之責。馮煥章先生昔年之驅溥儀出宮，經天大業，可泣可歌。徒以使溥儀出宮而後，政局不定，當政者即忽於溥儀以後之行徑。謀國之責，極爲不易，當政者平時亟須有眼光使天下人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否則使之挺而走險，即爲國家之亂源矣。

何謂對外戰爭？打倒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爲北伐時兩大口號。頻年以政局稍安，國人即諱言此問題。實則此兩口號，爲天經地義，空喊打倒，固爲輕躁，然根本棄之不問，亦非所以求國家自由平等之道。對外戰爭，即須時時刻刻，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標，口上不談，埋頭苦幹也。中國之自由平等，一日不達到，則對外戰爭之決心，一日不能取銷。

對外戰爭，又分三方面：一爲文化戰爭；一爲經濟戰爭；一爲武力戰爭。

文化戰爭，須恢復民族之自信力，以中國人之能力，建立有系統之科學。留學制度與教育制度，極宜刷新。民族之靈魂，爲一切事業之母。文化界全體動員，建立完善之教育制度，維繫吾民族精神上之城廓，實爲切要之圖。近年留學制度盛行，黃口孺子，不知世務，即挾其父兄之儲蓄，金錢之能力，出國留學，完全受異國之教育，於是中國多一留學生，即無異少一真國民。此弊不除，何以立國？！

經濟戰爭，須聯合全國已有之生產機關，運輸機關，對內作有組織之協力，對外作有計劃之抗爭。登錄人材，集中專家，須盡量以中國之人力，中國之物力，增加生產



，促成繁榮，聘用外人，實為不得已之舉，近年各項專門人材不在少數，乃以國人不能自信，致專門人材，棄而不用者，不知凡幾。中國之生產，最低限度，可自給自足，農業物尤不能借諸異域，增加漏卮。乃近年農產物進口，日漸加多，甚至有以此而斷定中國農產物不足者。殊不知中國內地運輸不便，甲地之剩餘生產，不能移之乙地，以資調節。遍中國皆棄材，遍中國皆棄物，人皆仰之異族，物皆取之外洋，如此以往，中國不亡，寧有天理！

武力戰爭，須以全國之經濟能力文化能力為基礎。現代之戰爭，為科學之戰爭。亟須組成有紀律之軍隊，充實極精良之器械。陸海空軍須分時分地，平均發展，應其必要，盡其可能，加以準備。軍隊為國家之干城，為極高尚之事業。今後尤須樹立信條，一切之犧牲，必須為對外作

## 綏遠戰事的透視

吳學義

冀察，冀東成立整一週年，某方開始侵略綏遠，這是必然的趨勢——為完成大陸政策的必經的過程，同時又可作對付蘇俄的根據地和打通西北，外蒙古兩條路線。

「滿蒙」兩字，早被日本人連成一氣稱用。三十年來，關於研究蒙古的日文書籍，和赴蒙古實地調查，聯絡的

戰。倘人人勇於對外作戰，多一次戰爭，即多得一次經驗，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在戰爭中爭得也。

x x x

自九一八國難以還，余曾屢論中日問題。自維書生，力無陳兵疆場，還我河山，亦惟有發抒積蘊，喚醒國魂，藉盡匹夫之責。近年置身歐陸，回首故國，尤不勝感慨繫之。報國有心，匡時乏術，為之奈何！轉瞬歲序更新，馳念邦人兄弟，無以為獻，爰仍就中日邦交，述其所懷。未復論及真心與實力，對內團結與對外戰爭諸問題，雖寥寥短篇，語焉不詳，然自信實皆心血體驗之結晶，亦可見其意態之一斑。邦人兄弟，盍興乎來！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完稿於巴黎鐵塔側旅舍燈下。

## 視

日本男女，也着實不數。外蒙已屬於蘇俄的勢力範圍，日本之欲染指內蒙，自是蓄意已久。「九一八」當時，乃至「滿洲國」成立，均恐目標過大，引起歐美各國的注意，不得不暫抑貪慾。今年以來，乘蒙政會主席德王與綏遠省政府主席博作義發生權限衝突，認為時機已至，遂加緊挑

撥，給德王以實際物質上的援助和人的協助，指導。德王利令智昏，且為洩憤。於十一月三日起令其軍隊與綏遠軍隊接觸後，十五日派步騎二千，飛機八架，山砲數十門進攻陶林。復於十一月二十日向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提出類似哀的美教書的要求。

戰事初開始時，德王的軍隊因獲有新式武器及飛機的資助，某方的軍官指揮，督戰，來勢頗兇，某方的報紙，每日為之宣傳「自慰的勝利」。然「事實勝於雄辯」，一聲霹靂，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中國軍一鼓作氣攻下德王的老巢百靈廟，獲得軍火軍需輜重無數。其後德王得偽國及某方的增援，迭次反攻，均徒勞無功。十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中國軍又攻克大廟（貝勒廟）次下烏蘭花，於是綏北綏東，均告肅清。

某方此次唆使德王稱兵作亂，目標很遠大，手段，方法亦比前毒辣，惟胆量勇氣則不足。今日的綏遠，是西北的門戶，國防的最初線。綏遠一得，可利用平綏路，直趨山西，西達寧夏、甘肅、新疆，以通赤塔，邀擊蘇俄的腿部。北攻外蒙古，搗蘇俄之背。東作熱河的屏藩，南則控制華北全部，綏遠鄰省山西，煤鐵之富，日本的小學生亦知悉無遺。一旦到手，大可「寶藏與焉」，不致若熱河之

並無大金礦，大失信於島國人民——某方侵略熱河之前，向其軍隊及國民宣傳熱河金礦如何豐富，以引起其侵略慾。其後迭次請御用學者及技術家實地調查探測，方知熱河物產貧乏，甚為失望，為其國內評論家所揶揄。

侵略的手段、方法，的確比以前進步、毒辣：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自己不露面。這種方法，如果嘗試成功，則此後帝國主義者可自己不流一滴血，獲得廣大的土地，人民和主權，格外增加侵略的便利，而毫無人的危險和犧牲，可以消除國內輿論的反對和掣肘。且利用被侵略國人民做鷹犬，使其自相殘殺、分化，內部的仇恨日深，永無團結一致對外之日。故即為將來打算，亦最為安全而穩妥的方法。於既得贓物的保持和開拓、剝削，儘可高枕無憂，盡量敲骨吸髓。

至於此次為什麼不敢露面，一味強辯，與帝國政府無關係？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五時，且以「外交當局談話」的形式，發表下列聲明：「此次綏東方面的內蒙古軍與綏遠軍的衝突，是內蒙古方面與綏遠方面的紛爭，與帝國政府無關。從而政府軍，對於內蒙古軍的行動，均未與以任何援助。」（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第一版）其原因約有數端：（1）外交當局，在外交的立場，希望正在

進行中的中日外交談判，繼續順利進行，期假調整之名，獲侵略之實——對於侵略所得的，加於合法化、條約化。(2)「九一八」以來，用去的侵略費已達十萬萬圓日金，民國二十二年以後，並無大戰事，每年亦需二萬萬圓日金。此因帝國主義的軍隊，生活程度較高，需費較鉅。故不願直接參戰，增加國庫的負擔，犧牲本國軍人的生命，致遭國內資本家的反對和輿論的攻擊。(3)塞外嚴寒，交通不便，養尊處優的帝國主義軍隊，不堪其苦。

然而所謂內蒙軍，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敗退出百靈廟，後台老板即大起恐慌，脫下假面具，二十七日以「關東軍當局談話」的形式，發表重大聲明：「……關東軍對於內蒙軍的行動，有多大的關心，願其成功。同時若萬一「滿洲國」接壤的地方，因此戰事的影響，致擾亂治安，累及「滿洲國」；或中國全部發生瀕於赤化危機的事態時，關東軍當採取認為適當的處置。」(十一月二十九日大阪朝日新聞第一版)前後只隔六天，在同一新聞的同一版，登載前後完全矛盾用同一形式的「聲明」，完全曝露了日本外交與軍事的不統一，外交當局的恐慌，和關東軍眼中毫無外交當局。至於關東軍為什麼不顧外交當局的體面和信用，這樣強項，突然於二十七日發表聲明，乃是因為

二十四日所謂內蒙軍丟掉了百靈廟，吃了大敗仗，老羞成怒，故不惜大肆咆哮。同時並可以知道二十一日外交當局發表聲明時，是在內蒙軍未失百靈廟，宣傳假定的勝利之時，外交當局到底是文人，不懂軍事，滿以為有帝國軍人指揮，受新式武器接濟的內蒙軍，已儘可攻下綏遠，不必勞動帝國軍隊，故樂得乘機說慌，賣空人情。不料只過三天，便失却百靈廟；再過三天，又承關東軍賞了一記巨靈之掌：這是說慌、投機的回報。

關東軍雖張牙舞爪的發表重大聲明，然其國內的日文報，則到現在為止，因為當局尚採「縮頭」不露面政策，仍只能登載綏遠戰事是內蒙古軍與中國軍隊的全面抗爭，以隱蔽只能從日文報看消息的一般民衆。至於上中層階級的元老、政客、資本人家、官僚、和有判斷力的智識階級，自由由各方面得着正確的情報和推測事件的真相，不致被在統制下的御用報紙遮蔽耳目。十一月廿六日大阪朝日新聞的社論，因為二十四日中國軍隊攻下百靈廟，揭載「綏遠問題的進展」一文，對於綏遠戰事，阻礙中日談判，致幾意見一致的各問題，亦被完全推翻，認為是外交上的失敗。同時其卵翼下的內蒙軍，大敗而退出百靈廟，又給後台老板軍事上的重大打擊，弄得兩頭落空。素號比較穩健的

大阪朝日新聞，焦燥之餘，亦率直自供「綏東問題的發生，爲中國所夙知，爲歐美所夙知，其一切的一切，均被赤裸裸的廣播。被置於不知的立場者，只有日本人。」接着主張「日本當局寧率直將事態使國民知悉，喚起國民的重大關心。」顯露出內心的焦急，和傳統的帶有威嚇的口吻。

根據「天時地利人和」與中國軍隊接連的勝利，觀察綏遠戰事，在最近的將來，後台老板尙不至於脫下假面，自己登場。因爲關東軍雖躍躍欲試，但未必能得其本國軍部的贊同——軍部到底比較老成一點，不像關東軍那樣好事逞功。且原則上，關東部亦尙須接受軍部的統制。即關東軍的聲明，表面上雖極張牙舞爪之能事，然其實亦不過欲用恐嚇手段，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兼因虎鬚被捋，說說硬話，暫時粉飾自己的面子。

事態的演變，每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我們原來觀察某方對於綏遠戰事的態度，可分二途：（1）鑒於中國軍的節節勝利，中國政府及人民舉國一致的援助，極端重視綏遠戰爭，勿以一隅牽動全局，影響「全面的國交調整」，從大處遠處着想，把德王看作扶不起的阿斗，從此撒手，始終的不露面。（2）待明年春暖時，仍令所謂內蒙打前鋒，某方的軍隊正式加入。

不料突然發生西安事變，與綏遠戰事雖無直接的關係，但不無間接的影響。東京方面深知此事的利害關係重大，爲慎重起見，暫持靜觀態度。然曾被撕破面子的關東軍，和負主動綏遠戰事失敗責任的田中隆吉上校（？）等，爲洩恨報復，不免乘機督令所謂內蒙軍反攻，騷擾。

好在攻下百靈廟，已將匝月——若在未攻下百靈廟以前，發生西安事變，則攻守之勢，適成相反，前途不易設想，其附近的大廟、烏蘭花等處，亦已克復，百靈廟一帶防禦工事的大部分，近已完成。至綏遠省區各地的防禦工作，則一年以前，業已竣工——此證諸傅作義守琢州的往事，於未入駐琢州之前數月，即預派其同鄉入城開店營商，屯積大宗糧食煤鹽，以備他日守城之用，便可相信傅主席不但是有決心，勇氣守土，而且是有計劃有辦法的英勇將帥。在目前情況之下，關東軍既尙不至正式登台加入，新敗的烏合之衆所謂內蒙軍，有傅主席指揮之下的軍隊，已足應付而綽有餘裕。不過中國交通不便，綏遠尤甚，爲期萬全，其已進駐綏遠的中央軍隊，如無特別必要，似不可因西安事變而南調。同時並應鼓勵軍心，向其闡明後方的正確消息，使將士們絲毫不感到精神上的搖動。「多難興邦」，應通力合作，分途負責，用事實表現中華民族是有充分沉着應付外患內憂的力量和決心！

## 從唯心論唯物論到唯生論的發展

趙紀彬

——以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為中心——

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或人生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是一切哲學學說建立其體系的根本大前提。唯心論唯物論與唯生論的基本差別或對立，即因其對本問題的見解各有不

同。近代哲學發展的歷史過程，是從唯心論到唯物論，從唯物論到唯生論，在這三派哲學更替的根底上，實為關於本問題見解的高度化中的必然順序。無前者為基礎，則後者無建立的可能，無後者來承續，則前者的缺陷無由填補。前者為要完成自己，必然導出後者，同時又因後者的建立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後者當否定前者的場合，并非將前者的遺產棄不顧，而是以其全體作為自己的一部，所以後者一面是建築在前者的廢墟之上，同時又是前者本身的高度發展形態。唯心論的完成形態是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而唯心論的根本缺陷亦至黑格爾最為明顯，終于在其體系的內部，樹立了否定自己的唯物論。這種唯物論以費爾巴哈為起點，至馬克司而趨于完成；最近馬克司主義辯證法唯物論的內部，又生出了派別，例如經驗批判論派（波格達諾夫等），正統派（考茨基，普列哈諾夫等），托洛茨

基派，布哈林派，德波林派，列寧派（密琴、克爾曼等），指不勝屈。唯生論哲學，便是否定馬克司辯證法唯物論的新體系。

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或人生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黑格爾以為人生與自然，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絕對理念才是宇宙的中心，即人生與自然同受絕對理念法則的支配。所以他在小論理學的序論，即全書第十八節中說：「哲學

可分為三部門：（一）論理學——即自對自的（An und für sich）理念的學問；（二）自然哲學——他在（Anderssein）理念的學問；（三）精神哲學——理念從他在復歸于自己的學問。」這樣看來，黑格爾的意見，是說自然與人生都是絕對理念的自己外化，絕對理念根據內在的辯證法，發展成自然（物質），自然亦同樣成為精神，精神復本其辯證法的規定，通過意識一般，自己意識等階段，而到達于絕對理念，所謂辯證法唯心論的哲學體系，就是這樣完成的。

茲為易于理解起見，特以建造房屋為例，說明黑格爾哲學的本質：首先如無房屋的理念，便無房屋成立的可能，此

的學問；（二）自然哲學——他在（Anderssein）理念的學問；（三）精神哲學——理念從他在復歸于自己的學問。」這樣看來，黑格爾的意見，是說自然與人生都是絕對理念的自己外化，絕對理念根據內在的辯證法，發展成自然（物質），自然亦同樣成為精神，精神復本其辯證法的規定，通過意識一般，自己意識等階段，而到達于絕對理念，所謂辯證法唯心論的哲學體系，就是這樣完成的。

所謂房屋的理念，就是房屋構成的理論的設計，黑格爾稱爲「卽自對自」的理念學問的論理學，便是。其次設計既成，則實現此設計的材料是必要的；此種材料，黑格爾以爲是從論理領域中生出來的自然物，研究自然——「他在」的理念的學問，是自然哲學。最後按照設計把材料組織起來，建造成房屋；這座房屋，既非設計，又非材料，既非論理，又非自然，而是兩者的統一體，而是絕對理念的現實形態，或從他在到自己的復歸，黑格爾稱之爲精神。在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是理性的知識。理性的知識，是主觀的確實性（Gewissheit）與客觀的存在（Sein）或對象（Gegenstand）的一致，在這裏便到達真理（Wahrheit）。

我們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可以看出絕對理念完全是上帝的別名，他以爲絕對理念自己外化而生出自然與人類，也完全是聖經創世紀的抽象或模寫。馬克司發現了黑格爾的弱點，名之爲「以頭立地」的哲學。馬氏以爲：絕對理念不是自然與人類的創造者，而是人類在自然法則支配之下，對自然現象的認識予以抽象的結果。恩格斯說：「理念的辯證法，不過是客觀世界——自然及歷史的運動形態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列甯也說：「事物的辯證法，產生理念的辯證法，而不是其反對。」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的

名言是：「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客觀的存在決定意識。」馬克司把這句話應用到歷史領域，他說：「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根據這個原理，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學說，而推翻了黑格爾辯證法唯心論的哲學體系，在恩格斯的名著，費爾巴哈與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正式宣告其死刑。

如上所述，人類在黑格爾哲學中是絕對理念的兒子，在馬克司哲學中又成了客觀存在——自然與社會的奴隸。馬克司雖然從黑格爾的牢獄中，救出了自然，而置之於宇宙的王座，但另一方面却以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是被動的，以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是奴隸與主人的關係。

唯生論者以爲：人類既不是絕對理念的所產，也不是自然的奴隸，而是自然界的主人翁，歷史進化的創造者。所以中山先生說「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歷史的中心。」

第一句說的是宇宙構成，非物質亦非精神，而是生元在無限時空中的複雜配合，同一的生元，因排列方式的不同而有物質與精神的差別（參照陳立夫先生著唯生論第一講）。所謂人類，也不過是生元配合形態之一種，故就其構成要素而論，不惟與一般生物相同，卽與物質的自然現象

亦無不同。然而如從其配合方式而論，則又與力學物理學化學以及生物學現象，有本質的差異，所以說「人爲萬物之靈」。

在宇宙生成史中，先有無機物，次有生物，最後才有人類。前者複雜化高度化的結果，而轉變爲後者，故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是最高級的生命形態。這就是說，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和一般生物對自然的關係不同。生物只能消極的適應自然，在自然或環境的支配下求生存，同一種動物，因陸生水棲之異，就不同其機體構造；因飛行行走之別，即變更其生理器官；甚至隨氣候的變移而更換其羽皮。我們看看達爾文以降的生物學著作，就可以知道：動物是變更自己，使自己屈服以求應適于環境的生命形態。而人類則不然。人類是征服自然改造環境以爲自己利用的生命形態。在氣候變寒的時候，人類不是使自己身上生出毛來而是用自然界的原料製造衣服或房屋；在生理器官不足的場合，人類不是等待器官的變化，而是用人工的方法，製造求生的工具。人類製造工具的能力，是使人類脫離動物而成爲人類的動力之一，因爲沒有工具的動物，想擴大生命的活動範圍，只有靜待機體器官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長期過程，反之，有製造工具能力

的人類，則可于較短的時間，迅速加增人工器官的數目或機能，而促進其進化的速度。這樣看來，沒有工具，就沒有人類，所以佛蘭克林說：「人類是使用并製造工具的動物」。

人類因工具之力，不但擴大了自己生命的活動範圍，加強了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威力，而且又可以調整人和人間的社會關係，使自己從生物的互競法則中解放出來，而以互助方式求生存。因爲只有運用工具，才能生產并創造生活資料（農業與工業），有生產或創造生活資料的能力，就可以不損毀同類的生存而擴大延續自己的生命，中山先生說「物種以互競爲原則，人類以互助爲原則」，其根據正在于此。人類在此互助原則的生存中，因經驗及理解的啓示，而到達于共同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的體系形態，就是調整人和人或個人與團體關係的矛盾的倫理學。倫理學的最高目的，是使人類的社會關係成爲共生共存的至善形態，而此共生共存的生命全體（社會關係），正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人類之創造歷史，不是由于主觀的任意，尤其不是由于自然的規定，而是由于主觀與客觀，意識與存在的合致，即由于客觀真理的把握，自然法則的認識。人類之所以能夠認識自然法則，是由于求生的行爲的結果，

求生的行爲，可分爲兩方面：一是使用工具的生產行爲；二是人類相互間的社會行爲；前者是求生的內容，後者是求生的形式，在人類史上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二者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在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動中，發生了主體（人類）對客體（自然）的認識。在人類認識自然法則的場合，人類就成了自然界的支配者，歷史創造的主人翁。所以中山先生說「能知必能行」。又說「民生是歷史的中心」。

## 湘 政 見 聞 記

### (四)

周 選

二十七日

晨六時起身，驅車至長沙東站，購買至南嶽。穗九已先至，站上人聲嘈雜，有先期至上海旅行社購買者，站上因須核算此項票數，遲遲開門；但車位由賣票處規定總數，不至擁擠。渡湘江時，旅客下車，步行至渡船，汽車亦徐徐而上，船頗寬大，頃刻過江。此項輪渡，用代架橋，亦頗穩便。自七時啓行，經易家灣站，（屬湘潭縣）下攝司站，茶園鋪站，茶恩寺站，衡山站，而抵南嶽站，時鐘已越十一下矣。上海旅行社有辦事處，平房數楹，簡潔幽靜，可以供旅客膳宿，定價亦不昂。辦事員賀天然（壽昌），

總之：黑格爾的宇宙及歷史的中心是絕對理念；馬克司以爲是物質的自然；而中山先生的唯生論則認爲是民生。在馬克司與黑格爾的不同，是絕對理念與物質自然關係的倒轉，而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則同爲被支配的受動契機；至唯生論的體系中，人類才成了宇宙進化中的主動契機，歷史發展中的創造者。唯心論唯物論與唯生論的分歧點，即在於對此問題的見解之不同，并因此而完成了性質各異的體系。

（湘潭人）又老成，又和氣，與穗九曾相見，且因余等此行，省方電縣轉知，招待更客氣。午飯後，即雇肩輿二乘，逕上衡山。天氣轉晴，而又不熱，山行至適。南嶽爲湘省第一名勝，按照旅行社所定遊程，作兩日之盤桓。過南嶽市，先至嶽廟，位朱明峯下，最前爲御街，宗徵宗曾書「天下南岳」四字，歷次鈎摹，已失其真。嶽帝正殿，重簷七間，高七丈二尺，內外七十二石柱，準衡山七十二峯之數。廟貌偉大，規制亦一擬皇殿。嶽神塑像，極雄偉莊嚴。據雜記所載，崇姓，黛名，卽神農，爲赤帝。殿前有松，年代已久，爲烟火薰灼，而枝幹竟不枯萎，因名爲火



松。匆匆未及周覽，卽出後門，至接龍橋，相傳元世祖嘗感異兆，謂：朱明峯有王氣，因命斷截其脉，成爲深壑，引水過廟，其後明太祖龍興，竟符朱明之讖，特建此亭，以續斷脈。此種讖緯之說，通人所譏，况果天命有歸，則斷者固屬無聊，續者亦屬多事矣。循遙參亭，沿駕鶴青峯二峯而上，一路石泉碎砢，如奔雷，滾滾於山澗之間，是名絡絲潭。劉繼莊謂：「潭當華岳嶺之右，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灣，則其色紺雪，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乃如絲、如雪、如羅治之銀。且水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爲螺。又當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驟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皆如蛛絲重重。旋復潭乃如一大車輪，運轉平下，而深諸嶺之水，抽爲銀絲以下洩。不知化母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軸，軋軋至今，歷絡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於體物矣。」此種文字，不僅狀物極工，且富有理解，凡過絡絲潭者，與其拙筆形容，不如直錄之爲愈也。前行，見潤腹刻「趙潤」二字，未知何義。再上，經玉版橋，走巴巴嶺，層累曲折，而抵半山亭。由遙參亭至此，約九里而弱。亭舊爲省心亭，玄都觀在焉。道士趙鐵樵，殷勤招待，因品茗

休憩。江安傅增湘老人，曾書「擬登祝融峯，以風雨而阻，止宿於半山亭」。按藏園老人，於甲戌四月，來游南嶽，暫息山亭。「抵觀俄頃，山風送雨，凜若深秋，急御重棉，膚猶起粟，偶出引杖，岩屑，縱目四顧，雲嵐往來，陰晴倏變，輿人言：「度南天門以上，雲寒風厲，視下方尤烈，斷非來客所可強支」。遂決計投止」。〔見所著南嶽游記〕余輩此行，炎日時匿，清風徐吹，得天之時，差之自傲。乘輿再行，至鄴候書院，石室數楹，已非曩時真址，遍覓得端居室石額。鄴侯久住衡山，讀書自隱，嘗聽嬾殘梵吹，響澈山林，謂其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誦墮之人，特於中夜，潛往拜謁，雖遭詬唾，而愈謹恭，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命之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後果驗。泌雖自遁，要亦熱中人也。但其當日藏書三萬籤，偃仰其中，亦可佩處。經州霞寺，又名七一遺址，在鐵佛寺上。因其開山祖師爲唐鄭州丹霞山人，故卽亦名之。前爲五嶽殿，正在塑佛像，遊南嶽極多，余最愛明黃周星丹霞寺一首：「只從天半領精神，自古名山亦待人。五岳今纔遊一角，百年吾已歷三旬。收回南北東西眼，閱盡義農虞夏春。他日山僧應問訊，谿光雲響記間身」。湘南寺亦

爲古刹。再上而爲南天門，甚高峻，由此而上，乃可窺見祝融高峯。俯視則有峯上有峯，峯下有峯之概。上行數折，至獅子岩，蓋一酷類獅形之巨石，雄踞山巔，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二年，建亭於側，題名率舞，係取百獸率舞之義。再經高台寺，爲羅念庵遇楚石上人處。再上，遂達上封寺，在祝融峯側，亦古刹焉。規模闊大，近益增飾，省府並撥款造屋數楹，以供遊山者投止之所。方丈寶生，適赴長沙，知客禪關，知余等爲遠客，特來夜話，款待尤周。禪關爲太虛法師之高足，饒有師門風度。喜談政治，對於佛教，具有澈底改革之思想與計劃。且主和尚亦應從軍，因和尚多懷絕技，且無室家之累，較一般兵士爲尤勝。禪關年青而志大，爲寶生所招來，既多議論，各方微有不滿，渠亦居此鬱鬱，不願久留，將有廬山之行。太虛法師在巴黎時，幾度會晤，故禪關對於余輩，相談頗洽。南嶽管理局長王涵川，（衡陽人）既知余輩至，即來招待所，而余輩已上山，當派警士四人，特來保護，其意可感。但余一書生耳，久慣獨行，因無所畏怯也。是晚即宿寺中。

二十八日

晨五時，寺童來喚觀日出，亟與穗九披衲衣起身，竟上山巔。舊時「觀日出處」碑，尙存。去年秋，上封寺於其上造

一亭，名望日亭，余輩即站於此處。祝融峯以下，悉在雲中，萬頃澄波，與真海無異。余等息心澄慮，竝立峯頭，古寺鐘音，來送耳鼓。五時半，紅日冉冉從雲海中上昇，霞光萬道，幻作各色，乍出海面，僅透一頂，旋成瓜帽形，再成瓜形，最後全輪湧見，奇采四照，陽光乃被於大地。南嶽觀日出不易，觀雲海更不易，穗九去年來遊，山居多日，因陰雨或大霧，卒不獲見。今余等乃兩見之，可謂不虛此行矣。望日亭中，多題壁詩，有時日曷喪語，倘亦憤時嫉俗之愛鬪志士乎？祝融峯距上封寺約里許，南嶽最高處也，相傳去地約九千三百七十丈。峯後有捨身崖，臨崖峭立，令人悚然。何主席有題字，似爲錄孝經原文。早飯後，乘輿下山，轉瞬至南天門。再下經火廠而至普光殿，亦名藏經殿，劉膺古保安處長建屋於旁，名古華居，學道之所也。與穗九閒步至上清池，太清池，三清池等處。潭水一泓，清流不止。有古樹三株，同根生長，枝各分岐，名無礙林。又有一樹，頗矮小，名八角蓮，據研究植物學者估量，謂已有五百餘年歷史。此處風景甚佳，南嶽管理處擬有開闢計劃，建亭築舍，藉資點綴。匆匆就道，經天柱峯下，何主席特書「南天柱石」四字，鐫於峯頭，筆力道健，與平時工楷微異，足與山體相稱。抵磨鏡台，唐開元

中道一禪師，坐禪於此，懷讓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師曰：「圖作佛。」讓祖乃取一磚於庵前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祖曰：「磨磚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耶？」讓祖曰：「磨磚不得作鏡，坐禪豈得成佛？」於是遂密授心印，師大解悟，後人名此為磨鏡台。台後即為懷讓七祖古塔，有唐碑「最勝輪塔」四字，傳係裴休手筆。磨鏡台附近，何主席易秘書長，均建別墅，以天然之風景，有西式屋點綴其間，名山亦歐化矣。旋至福岩寺，係三祖思大禪師開建道場，亦由上封寺方丈寶生管領。有一古銀杏樹，傳已歷二千餘年，轉至大殿後，登樓，見玉佛高僅三尺許，色尚精瑩，有八十八祖。繪像甚佳，為法門重寶。張伯烈先生有題詞。至南台寺，道旁石壁中，有「生岩」「半壁烟雲」等石鐫，寺中見王壬秋先生所撰日本送藏經緣起碑，係前清瞿鴻禨相同所書。又有貝叶佛三十三張，懸諸壁間，極工細，疑貝葉非真。由南台寺而下，巡至聖經學校，尙未開學，樹木蒼翠，風景清幽，南開大學曾擬遷居於此。再經南嶽圖書館即從前集賢書院，（係集唐以來李鄴韓昌黎宋朱文公張南軒趙清獻周濂溪諸名賢合祀而名。）適正午放假。再遊南嶽廟，返旅行社，午飯。

午後，王局長來訪，謝其保護之盛意。王局長係軍人出身，對於南嶽，具有整理與開闢計劃。頻年來銳意進行，誅茅啓經，且便遊殿登臨。現近尙擬開闢礅礅山，即禹碑重植處也。禹碑係蝌蚪文，蒙贈一幀當珍藏之。王君因須訓練轎夫，匆匆辭去。

余與穗九休息片時，復鼓勇作水簾洞之遊。度朱陵橋，沿澗上涉，即見青林碧嶂間，玉光晃晃，漸上，則亂石磊砢，激水雷鳴，舍輿步行，循李次青所斃石路，逶迤而進，登雪浪亭，亦李君所建者，方丈之地，差可駐足，玉簾一幅，懸掛天半，水勢一如雪練飛越，並不輸於廬山瀑布也。簾畔古鏤，多擊窠大字，如「天下第一泉」，距簾最近，次青於簾右絕壁上鐫「夏雪晴雲」四字，狀水簾尤工。

晚飯後，王涵川局長再來，與穗九談易理，余側聽而已。

二十九日

天轉陰雨，余與穗九擬乘早車，由南嶽站抵衡陽。涵川局長堅邀早餐，在座尙有管理局課長譚鉄耕（衡山人）羅至人馬明達諸先生。羅馬兩先生，係在定縣辦理教育事業者。據云：日人在平，氣燄萬丈，即定縣平教事，亦輒加干

涉，但平教會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南遷。北平各大學，亦受壓迫之苦，青年學子，熱血沸騰，尤感精神上之刺戟。羅馬兩先生大概將在衡山實驗縣任事，此來殆係先事接洽。余等旋乘車赴衡陽，寓樂福酒家，午後赴縣，縣長宋鑒（湘鄉人）因赴京受訓，由秘書長劉祖謨（長初）代理。縣署組織，縣長一人，秘書一人，科長二人，科員四人，事務員五人，書記六人。縣長俸給，每月二百五十元，秘書科長均各八十元，科員，均各四十元，事務員均各三十元，書記均各二十元。縣府辦公費每月二百八十元。各局均設在其內。因劉秘書尚有他事，即行辭出。至石鼓山，離縣城約一華里許，現有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歐陽南垣未見，由謝隆聘教員接談，悉是校分設1.染織2.縫紉3.刺繡三科。學生百餘人，溯自民國十七年，係衡郡聯合縣立者。全年經費，田租一百四十担，省方另有津貼。壁間懸掛學生成績，有斐然可觀者。謝君導游石鼓書院係宋時劉抗所建爲朱子講學之地，會題爲「二郡佳處」。有合江亭，唐刺史齊映所建，因爲湘蒸二江合流之所，故名亦稱綠淨閣，

取昌黎合江亭詩「綠淨不可唾」之句也。遙望二江，帆船林立，亭中有張拭書韓愈合江亭詩之碑，下半已漫漶不能識。又有朱子所書碑，筆墨飛舞。亭旁一小洞，名朱陵後洞，有「綠淨不可吐」橫額。石鼓書院爲中國州府官建書院之創始者，理學名臣，往來茲地，相與闡發微言，倡明正學者，代有其人。宋之朱張，明之葉釗湛若水，羅洪光，鄒守益，茅坤，清之曾國藩，羅澤南，孫鼎臣其尤著者。卽論風景，則石鼓江山，亦爲衡陽八景之一。繼至迴雁峯，相傳雁避寒至此，已暖，故不渡衡陽。唐杜荀鶴詩所謂：「猿到夜深啼岳麓，雁知春信別衡陽」。或謂以峯勢如雁翼之迴翔得名，此說較勝。梁時就峯上建寺，稱乘雲寺，後改雁峯寺。寺下有烟雨池，天將雨，則烟霧上昇，迷濛若畫，故有雁峯烟雨之稱。是日至寺，方丈是岩未見，憩立寺門，湘嶽諸勝，若隱若現，頗能身親「雁峯烟雨」之妙。按南嶽七十二峯，雁峯爲首，嶽麓爲足，首足兩勝，均已身歷，亦云快矣。

# 日本評論最近二期目錄

## 第九卷 四期 十一月號

日本之危機及其出路	徐慶譽
日本政制改革之意義及其影響	周伊武
廣田內閣與軍事課稅	高臨渡
日本戰時統制經濟之現階段	劉世仁
日本金融統制之剖視	史惠康
日人論對華政策	劉燕谷譯
日僑論中日糾紛	林思超譯
日本在華的經濟侵略	鮑夢超譯
六十年來日本哲學之趨勢	趙紀彬
旅日見聞錄(續)	記者
日本政治之實際及其機構之變遷(續)	楊定成譯
附錄：日軍部頒布廣義國防小冊	

## 第九卷 五期 十二月號

插圖：日本時事寫真九幅	劉百閱
論日德協定	郭即連
中日關係之特色及其最近之動態	郭即連
日本政治機構之封建性	余甘雨
日本立憲政治之特殊性	胡錫坊
日本軍部在法上之特殊地位	秦林舒譯
日本陸軍省之國防小冊	袁舒譯
日本稅制改革之檢討	袁舒譯
清未民初日本航業界侵入中國情形	王古魯
日本之保甲養成問題	吳自強
日本之儲蓄政策與鄉村制度	羅白強
旅日見聞錄(續)	記者
日本政治之實際及其機構之變遷(完)	楊定成譯

編輯兼發行者：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日本研究會  
 總批發處：南京楊公井  
 經售處：各地各書局  
 定價：全年十冊 國幣三元 半年五冊 一元五角

## 本 刊 各 地 代 售 處

南京	立達書局	青島	荒島書店
上海	中國雜誌公司	濟南	大衆書局
天津	北方文化流通社	北平	新華書局
漢口	察哈爾報社	西安	我的書店
重慶	今日出版合作社	瀋陽	現代書局
長沙	湖南圖書合作社	蘇州	小說林書社
鎮江	現代雜誌供應社	福州	中華書局
濟南	濟南雜誌社	蘭州	新生書局
重慶	商務印書館	太原	北新書局
青島	商務印書館	九江	大中華書局

# 本刊投稿簡則

- (一) 本刊歡迎關於政治、外交、經濟、財政、教育、建設、各種討論批評實際問題之外稿（以短、敘明暢為原則）。
- (二) 投寄譯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稿末並須附具原書卷頁（最好能將原著者歷史作一極簡要之介紹）。
- (三) 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 來稿須於姓名下加蓋圖章，書明通信地址。
- (五) 來稿揭載後，酬本刊全年一份。
- (六) 來稿概不退還，惟附有郵資預先聲明者例外。
- (七) 來稿本刊有增刪修改之權，如不願增刪修改者，請先聲明。
- (八) 來稿請直寄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本社編輯部

定價表		期數
郵費	國內不收	每週一冊
	國外全年一元六角 香港全年一元五角 澳門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定價	零售每期三分	全年一元五角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登記證 國民政府內政部警字第五二零五號  
 中央宣傳部文字第六一一一號

## 第五十三號

# 政問週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政問週刊社

發行所 政問週刊社

總批發處 南京楊公井十號 鷄鳴書屋  
 電話二二六〇二

印刷者 中山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價目		半面價目		四分之一	
	特等	甲等	封底外頁	拾	元陸	元四	元四	元一
乙等	及封面裏頁	捌 <td>元伍 <td>元三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td>	元伍 <td>元三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	元三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元	元	元	元
正文前後	陸 <td>元肆 <td>元</td> <td>元二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td>	元肆 <td>元</td> <td>元二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	元	元二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td>元</td>	元	元	元	元

注意：(1)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2)如用廣告圖畫，銅版鋅版工料費另加。  
 (3)長期連登者，可特別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概行送登。  
 (4)惠登廣告請向南京石鼓路政問週刊社接洽

地址：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 電話：二二六〇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廿七日收刊